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  
薈要卷六千二十一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一百五十二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黃度

周南附

林大中

陳驥

黃  
甫

詹體仁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  
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

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  
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  
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太府少卿龜年  
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  
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  
遷國子監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薦為御史臺主簿改司  
農寺丞進祕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  
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

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  
道此陛下所親覩也况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  
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  
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  
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  
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  
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  
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

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七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

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  
為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  
書大抵為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  
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  
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  
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  
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  
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

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  
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  
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氊襪光宗曰素知  
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  
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  
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  
臣子至此為得已邪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  
召對寧宗感額云前但聞建儲之議豈知遽踐大位泣

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辭  
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  
進一通又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  
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  
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  
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況重華  
一宮豈為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  
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

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獻京鐘黃艾鄧駟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

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  
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遷吏  
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  
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  
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  
上疏見黜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  
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  
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闇大

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  
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  
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  
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  
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斐言落職已  
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贑州以疾辭除  
集英殿修撰提舉冲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  
仕卒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

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  
閔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  
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  
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曰建節曰此韓氏之  
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  
有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佐胄誅林大中樓鑰皆  
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謚  
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謚使人人如

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人見之曰非復前日文叔矣時蜀中餉師名為和糴實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蘩蘩為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錄事參軍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以母喪去宰相進擬他官上問裳安

在賜錢七十萬除喪復召時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  
規模與守成不同出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  
行都富國彊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  
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為就便  
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  
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  
曰襄陽曰江陵曰郢渚曰京口當為五鎮以將相大臣  
守之五鎮彊則國體重矣除太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

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為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為帝今之郡縣即古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

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他日王擢用東宮舊人  
吳端端詣王謝王接之中節裳因講左氏禮有等衰問  
王比待吳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  
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別是得等衰之義  
矣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  
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  
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每進言曰為學之道  
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為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

可為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為儆戒王謂人曰黃翊  
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  
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  
說明白忱心樂之不知其多也壽皇曰黃翊善至誠所  
講須諦聽之裳父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  
嘗製渾天儀與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  
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  
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為詩三章以進王喜為置酒手

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宴宮中從容為光宗誦酒誥曰  
此黃翊善所教也光宗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  
問四十年若召寘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裳每勸講  
必援古證今即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  
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謀者其  
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  
而以已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病而求  
以小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

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寢弛裳上疏曰壽皇在位三十年拊循將士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為陛下用乎又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

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  
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  
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  
省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  
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再疏醜詆汝愚乞免  
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清廉憂國愛民出於  
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皆奴隸之  
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在瑣闈甫一月

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橐  
皆繖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  
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橐入疏請五日一  
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宮橐請  
斬舜卿日以八事之目為奏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  
已畏天防亂改過不報橐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  
奏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  
竊推致疑乏因陛下母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為憂乎夫

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  
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  
際燭香祝天為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  
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  
為憂乎肅宗即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由  
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  
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  
輒之事為憂乎輒與蒯聩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頤

神北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  
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為疑乎父子責善本  
生於愛為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  
為聖帝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  
四者或者之所以為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  
自父子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  
疑而不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  
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慾無害則近酒色

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事有不須疑者莫不以為疑乃  
若貴為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  
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為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  
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  
可疑者反不以為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  
在旦夕宜即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  
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  
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

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使供  
待制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撫主失今不過宮有虧  
子道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將使供  
侍講之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視  
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供  
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  
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  
闕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即位嘗病不能

朝改禮部尚書尋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  
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  
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終者由其  
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如  
此乎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理萬機委任大臣  
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  
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為躬親  
聽斷左右迎合因為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陛下能

不喟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尊  
矣夫以萬機之眾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  
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為禍患  
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獎用臺諫言無不聽  
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  
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闢聖  
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  
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

合因謂陛下獎用臺諫欲聞讜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  
不能自由陛下能不怫然於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  
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者專在  
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則為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  
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二  
也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身言之  
曰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  
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徵十漸以為戒

懇懃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為頗異前日除授之  
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  
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蒙先事言之及  
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  
可為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  
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裳為人簡易端純  
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  
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

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為文明白條達有王府  
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  
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栻  
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嘉定中謚忠文子瑾  
太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  
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  
旱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

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  
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  
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為虐陛下禱羣祠  
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  
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  
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  
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祕書郎  
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

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憇點曰國公務學不休柰何止之又撫古事勸戒為鑑古錄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闇皇太子參決庶務點時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讀出使浙右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舊為宮僚非他人比

有所欲言母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已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已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

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閒遂除黃裳為翊善又言人主  
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  
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  
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  
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彊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  
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輶點言  
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甚  
大不當以為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陛下已

消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遂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摶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正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霽之餘湛然虛明

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  
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  
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  
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  
重華又奏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  
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謾間遂  
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  
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

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  
讐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黃  
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  
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  
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  
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閣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  
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  
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闈門衆

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  
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  
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  
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  
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  
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  
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  
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

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謚文恭  
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  
皎如或謂天下事非力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  
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  
棠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黃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祕書郎張淵見其  
文謂似曾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  
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為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

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毛田府衛十六篇上之紹熙  
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言挺子曇必納賂求  
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為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寧相難之  
後曇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  
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  
言太白晝見犯天闕熒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為亂兵  
入宮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  
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為事君之忠

蓋託已為諭冀因有以感悟上心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為今日禍根罪大於李輔國又言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惟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寧宗即位詔復為御史改右正

言韓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國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不合欲諷使擠之度語同列曰丞相已去擠之易耳然長小人聲談可乎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為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為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効一言非為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以冲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敬贓罪降罷自是紀綱一變大權

盡出侂胄而黨論起矣然侂胄素嚴憚度不敢加害起  
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天子思而召  
之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朝  
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為辱國非之  
權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屢移  
疾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  
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

饑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十整斬盜胡海  
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侂胄嘗募雄淮軍已收刺者  
十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為患人給錢  
四萬復其役遣之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為已任  
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  
許為禮部尚書兼侍讀趨入觀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  
曰純用儒生二日務惜民力上納其言謝病丐去遂以  
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

月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  
為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為編年  
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驗遠可以  
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  
田便宜厯代邊防行於世壻周南周南字南仲平江人  
年十六遊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  
頓悟捷得為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  
興廢為已任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為池州教授會度以

言忤當路御史劾度弁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偽學黨開  
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於  
家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  
進官兩為館職數月止既絕意當世敝衣惡食挾書忘  
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  
士第知撫州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  
納告勅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

御史大中謂國之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  
妥神明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寶陪廟祀見其祝於神  
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  
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疎夙興行事  
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  
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宜尊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  
分守固如聖訓然必抗直敢言乃為稱職遷殿中侍御  
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

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  
雖小節可喜不失為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讎耻  
乏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於以來  
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  
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  
奏大中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牘為道學之目  
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間之紛然引去非  
所以靖國命遂寢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時政

闕失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為陽而女為陰君子為陽而小人為陰當辨邪正母使小人得以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母使女謁之得行司諫鄧駟以言事移將作監大中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遷臣恐天下以陛下為不能容守待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大中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時江淮荆襄為國巨屏而權

任頗輕大中言宜選行實材略乏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舊制河北陝西分為四路以文臣為大帥武臣副之中興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歸武臣而江東荆襄帥臣不復領制置之職宜仍舊制置而以諸將為副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曰有產則有稅於稅絹而科折帛猶可言也如和買折帛則重為民害蓋自咸平馬元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絕至夏

秋使之輸納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其後則錢鹽分給  
又其後則直取於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繅折一繆  
之直大失立法初意朝廷以其言為減所輸者三歲馬  
大同為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  
是嘗為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  
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  
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初  
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

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知閣門事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謂內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轉一官與內祠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

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斤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有旨龜年已為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宜得為過龜年既已決去

侂胄難於獨留宜俾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太府  
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謫置韶州大中挾之汪義  
端頃為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為右史大中  
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城南  
民田潮溢不可種大中捐公帑治石築之民不知役而  
蒙其利郡訛言有妖大中謂此必黠賊所為立捕黠  
之人情遂安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  
提舉冲佑觀乞休致復元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

職尋復之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  
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  
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俛胄書大中曰吾為夕郎時  
一言承意宣閒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  
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詎可懼而免耶俛胄既召兵  
豐大中謂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俛胄  
不可及俛胄誅即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  
以言俛胄得罪死於瘴鄉雖贈官畀職而公議未厭彭

龜年面奏侂胄過尤朱熹論侂胄竊弄威柄皆為中傷  
降官鎬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胄以  
得罪者望量其輕重而旌別之以伸被罪者之冤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  
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為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  
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  
生靈之福也每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勸徒以  
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倅為經久之計儻初志

略遂即乞身而歸矣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  
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大中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  
衣及其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向不凡所  
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陳驥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  
秦檜當國以秦壇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祕書少  
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驥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  
專於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矍然亟辭崔淵以外戚張

說進除秘書郎兼金部郎駿封還詞頭未幾出知贑州  
易秀州召還首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急於自媒爭獻  
彊兵理財之計及畀以職報效蔑間宜杜邪諂之路再  
歸故官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淳熙五年試中書舍  
人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  
端約為一書謂駿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  
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寧國府  
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

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  
春雪雷詔陳時政得失槩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  
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  
私黨植滌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  
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  
財用竭皆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  
樞密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  
會慶節稱壽又不果往駢三入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數

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五年正月朔旦稱壽於慈福  
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駿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  
月攝行三省事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  
汝愚為右丞相駿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  
光祖侍御史駿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  
請避之汝愚憤而止時韓侂胄恃傳言之勞潛竊國柄  
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為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  
胄俱請祠駿曰以閭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

補佐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  
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宮慶元  
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嘉泰三  
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

黃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也少游太學第進士累遷太  
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  
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為三司等  
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

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  
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  
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  
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享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  
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  
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  
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行太常丞進祕書郎提舉江東  
常平茶鹽召為戶部員外郎尋除直祕閣兩浙路轉運

判官進直龍圖閣升副使辭改直顯謨閣浙東頑海之  
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  
取糠粃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  
捐僧牒緡錢振濟所全活甚衆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  
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  
刑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奉祠而卒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調  
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祕計浚辟為

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  
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為  
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州人也薦於朝入為大學錄  
升大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即  
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  
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治  
因鐵鑄錢剽掠為變體仁語戎帥此去京師千餘里若  
比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羣黨悉

散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爻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不

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  
疾久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曠弧之義以開廣聖意  
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辭  
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  
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為  
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汝愚之  
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謚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  
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

有宜謚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霅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思旦以胥吏執役後倚倅胄躡躋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汚我未幾果敗復置龍圖閣知靜江府閣十縣稅錢一萬四千蠲雜賦八千移守郢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

艱食即以便宜發廩振拔而後以聞迄曾建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時白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為主為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治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

確論云

論曰彭龜年黃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黃  
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  
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騷論事頗  
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騷嘗詆譏呂  
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為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真  
德秀為師友即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焉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六千二十二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胡紘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陳自強

鄭丙

京鏗

謝深甫

許及之

梁汝嘉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

京鏗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祕書郎韓侂胄用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決遂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為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為偽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已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

誣以罪則設為偽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為言  
官專擊偽學然未有誦言攻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  
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為察官紘遂以  
藁授之繼祖論烹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  
服紘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徙  
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紘既解言責  
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  
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

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遷紘起居舍人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用紘言也自是學禁益急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

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未幾  
學禁漸弛紓亦廢棄卒于家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官至國子  
司業遷祭酒除兵部侍郎光宗內禪拜右諫議大夫兼  
侍講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為學官二年不遷留正奏遷  
之澹憾必大及長諫垣即劾必大必大遂策免澹嘗與  
所善劉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  
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以

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因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既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謾諾明年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澹席甫逼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為大諫言者今日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夕恍惚餌定志丸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

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  
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  
之所係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  
為生不逮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顧以臺諫  
給舍議之識者有以闢之矣澹乃去終制除煥章閣學  
士知泉州移明州寧宗即位朱熹彭龜年以論韓侂胄  
俱絀澹還為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以免相復  
詆其廢壞壽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

學流而為偽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除  
同知樞密院事叅知政事遷知樞密院吳曠賄通時宰  
規圖帥蜀未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  
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以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  
意以書祈侂胄有曰迹雖東冶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  
圃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移知隆興府後除江  
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北兼知江陵奉祠卒

贈少師澹美姿容善談論少年取科名急於榮進阿附  
權奸斥逐善類主偽黨之禁賢士為之一空其後更化  
兇黨俱逐澹以旱退幸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

林栗字黃中福州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崇  
仁尉教授南安軍宰相陳康伯薦為太學正守太常博  
士孝宗即位遷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時金人  
請和約為叔姪之國且以歸疆為請栗上封事言前日  
之和誠為非計然徽宗梓宮慈寧行殿在彼為是而屈

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海道之防偏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也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解弛歸正之心安得不攜貳為今日計寧停使勿遣遷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篤於境上

移書諭以兩國擔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敝州縣以奉犬羊之使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栗言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

俟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至有以鹿為馬以鷄為鸞之語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栗徐曰臣意尚在下文執政有訴於孝宗曰林栗謂臣等指鹿為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有旨省併江州屯駐一軍栗奏辛巳甲申一再犯兩淮賴江州

一軍分布防托故舒蘄黃三州獨不被寇本州上至鄂  
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里平時屯戍誠若無益萬一  
有警言鄂渚之戍上越荆襄池陽之師下留增備中間千  
里藩籬誠為虛闕無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  
由是軍得無動以吏部員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  
十日百執事聽擔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迨宴金  
使乃有權用樂之命栗以為不可致書宰相不聽乃乞  
免克舉冊官以狀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齋廢齋則不

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禮今因一介行人而廢之  
天之可畏過於外夷遠矣不聽蕪皇子慶王府直講有  
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期盡規益  
栗以為不可疏言漢武帝為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  
子唐太宗為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  
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史為事  
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  
禮不可不留聖意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太廟祫

享之制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別廟神主祔于祖姑  
之下隨本室南北向而無西向之位紹興乾道間懿節  
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設幄西向逮安恭皇后新祔有司  
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幾與禧祖相對栗辨正之除直寶  
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  
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喻天  
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非徒瘡也又苦蹊  
鑿又類辟且病瘡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

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為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為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在內真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

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瘞人之不忘起奚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蕩熨鍼石雜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

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  
脈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  
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  
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  
言竊謂賈誼復生為陛下言無以易此知興化軍又移  
南劍除夔路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加直敷文閣夔屬郡  
曰施州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譚汝翼者與知思州田  
汝弼交惡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人伐其喪汝弼之

子祖周深入報復兵交於二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翼復  
繕甲兵料丁壯以重幣借兵諸洞而乞師於帥府栗曰  
汝翼實召亂者移檄罷兵乃選屬吏往攝兵職以漸收  
汝翼之權命兵馬鈴轄按閱諸州密檄至施就攝州事  
汝翼不之覺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聞孝宗親札賜栗  
及成都制置使陳峴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譚氏乃夔  
路豪族又且首為釁端帥閫不能彈壓縱其至此如尚  
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在成都聞之逃歸調

集家丁及役入砦義軍列陳于沱河橋與官軍戰潰汝  
翼遁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獲甲鎧器仗三萬一千栗  
取其巨惡者九人誅之田祖周由是懼與其母冉氏謀  
獻黔江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鑿徽遂安既而汝  
翼入都訴栗受田氏金詔以汝翼屬吏省劄下夔州栗  
親書奏狀繆還併辨其事上大怒會近臣有救解者尋  
坐栗身為帥臣擅格上命鐫職罷歸既而理寺追究事  
白貸汝翼死幽置紹興府居頃之詔栗累更事任清介

有聞復直寶文閣廣南路轉運判官就改提點刑獄  
又改知潭州除祕閣修撰進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召  
對便殿奏乞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一員不以糾  
彈為責從之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為兵部  
郎官熹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  
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脚疾請告栗遂論熹本無  
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  
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

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喜聞命之初還延道途邊索高價門生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官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循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辯之

曰考栗之辭始末叅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  
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為好  
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剏為道學之目鄭丙  
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  
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喫菜事魔影  
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  
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鄭丙陳賈  
密相傳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言語逐去一熹固

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摧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栗罷之出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謚簡肅栗為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遂至攻詆名儒廢絕師教殆與鄭丙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傑胡紘輩黨邪害正者同科雖疇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益晚節之謬也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閑之從子登紹興庚辰進士第調平江府吳興縣主簿曾幾守官在吳文虎從之游故見聞博洽多識典故除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錄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錄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寧以來史氏清雜人無所取信文虎盡取朱墨本刊正繆妄一一研覈

既奉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訂宣和崇觀以來尤為詳審  
寧宗即位遷軍器少監兼將作監遷國子司業兼學士  
院權直遷祭酒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寶錄  
院同修撰同修國史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  
其門多知名士設偽學之目以擯之遂命文虎草詔曰  
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  
靈宗廟之福朕舊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  
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

歷載臻茲弗廸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迕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狃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

常刑必罰母赦西掖詞命舊率以數人共一詞文虎以為非所以崇訓戒贊人才也迺人人各為之遷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錄院修撰修國史除文華閣學士知建寧府力丐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以臺臣言奪職卒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專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進士第慶

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  
以自通適就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召  
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禱于堂鄉自強再拜次  
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  
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  
祕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  
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府財四年嘉泰三年拜  
右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韓侂胄頴朝權包苴盛行自

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闢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日押空名刺劄送侂胄家湏用乃填三省不與也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為燐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剏國用司自為國用使以費士寅張巖為同知國用事培克民財州縣騷動方侂胄欲為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為平章軍

國事常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  
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旦為叔侂胄將用  
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自強薦陳景俊以往金人有不  
宜敗好之語景俊歸自強戒使勿言侂胄乃決恢復之  
議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強自強語侂胄非曦不  
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曦卒受金人命為蜀王侂胄姦  
兇久盜國柄自強實為之表裏既開邊隙朝野洶洶三  
遣使請和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侂胄恚憤復欲

用兵中外大懼史彌遠建議誅侂胄詔以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罷右丞相未幾詔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責武泰軍節度使韶州安置中書舍人倪思繳奏乞遠竄籍其家詔從之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死於

廣州

鄭丙字少融福州長樂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比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

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  
用蓋指熹也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奏道學之徒假名以  
濟其偽乞擯斥勿用道學之目丙倡賈和其後為慶元  
學禁善類被厄丙罪為多嘗知泉州為政暴急或勸之  
尚寬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  
丙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謚簡肅

京鏗字仲遠豫章人也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龔茂  
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廟廊器也及茂良叅大政遂薦鏗

入朝孝宗詔侍從舉良縣令為臺官給事中王希呂曰  
京鐘蚤登儒級兩試令有聲陛下求執法官鐘其人也  
上引見鐘問政事得失時上初統萬機銳志恢復羣臣  
進說多迎合天子意以為大功可旦暮致鐘獨言天下  
事未有驟如意者宜舒徐以圖之上善其言鐘於是極  
論今日民貧兵驕士氣頽靡言甚切至上說擢為監察  
御史累遷右司郎官金遣賀生辰使來上居高宗喪不  
欲引見鐘為賓佐以旨拒之使者請少留闕下鐘曰信

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禮畢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稱職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人遣使來弔鏗為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鏗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鏗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書曰鏗聞鄰喪者春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鏗銜命而來繫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錫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理於臣節為悖義豈惟貽

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鏗即館相禮者趣就席鏗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鏗弗為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鏗鏗叱退之金人知鏗不可奪馳白其主主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鏗孝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節士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鏗者乎使還入見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為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鏗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

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  
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常典  
爾京鏗奇節今之毛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鏗權工部  
侍郎四川闕帥以鏗為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鏗到  
官首罷征斂弛利以予民瀘州卒殺太守鏗擒而斬之  
蜀以大治名為刑部尚書寧宗即位甚見尊禮由政府  
累遷為左丞相當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  
由禁從不一二歲至宰輔而不附侂胄者往往沉滯不

偶鏗既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謾無所可否但奉行  
俛胄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偽學  
之禁後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鏗乃請裂其麻上曰除  
德謙一人而止可乎鏗曰此門不可啓節鉞不已必及  
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以劉承規  
為法以大觀宣政間童貫等冒節鉞為戒上於是謫德  
謙而黜詞臣吳宗旦或曰亦俛胄意也居無何以年老  
請免相薨贈太保謚文忠後以監察御史倪千里言改

謚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為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餅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為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廸之母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嵊縣尉歲饑有死道旁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于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薰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深甫有

廊廟才調崑山丞為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太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處州青田縣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顏師魯禮部侍郎王闔交薦之孝宗召見深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許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鄰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

而已挫抑於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為軟穀畏  
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  
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  
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  
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  
以奉明詔上頷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  
風除藉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為提舉常平講行  
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光宗即位以左曹

郎官借禮部尚書為賀金國生辰使紹熙改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閣門事韓侂胄破格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人主以爵祿磨厲天下之人才固自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今侂胄騷越五官而轉遙郡僥倖一啓攀援踵至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進士俞古應詔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

事體耳右司諫鄧駟論近習左遷深甫請還駟謂不可  
以近習故變易諫官為清朝累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  
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  
獨卿為政得寬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  
四年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內祠深甫固執不  
可姜特立復詔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張子仁除  
節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寢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  
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即位除煥章

閣待制知建康府侍御史中丞兼侍讀上言比年以來  
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  
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監司  
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以奔競  
得志者不復知有廉恥以請屬獲利者不復知有彝憲  
貪墨縱橫莫敢誰何罪惡暴露無所忌憚隳壞紀綱莫  
此為甚請風厲在位革心易慮以肅朝著禮官議祧僖  
祖侍講朱熹以為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

熹攷訂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遷叅知政事再遷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  
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  
公光宗山陵為總護使還拜少保力辭改封魯國公嘉  
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  
不可以言去召坐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  
之有余嘉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偽學且指蔡元定為偽

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  
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喜譖蠱臣乃敢狂妄如此  
當相與奏之行遣以厲其餘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  
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  
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  
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後孫女為理宗后  
追封信王易封衛魯謚惠正

許及之字深甫溫州永嘉人隆興元年第進士知袁州

分宜縣以部使者薦除諸軍審計遷宗正簿乾道元年  
林栗請增置諫員乃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為拾  
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既躬三  
年之喪羣臣難從純吉當常服黑帶王淮當國久及之  
奏陛下即位二十七年而羣臣未能如聖意者以苟且  
為安榮以姑息為仁恕以不肯任事為簡重以不敢任  
怨為老成敢言者指為輕儇鮮恥者謂之朴實陛下得  
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哉淮竟罷職予祠光宗受禪除

軍器監遷太常少卿以言者罷紹熙元年除淮南運判  
兼淮東提刑以鐵錢濫惡不職貶秩知廬州召除大理  
少卿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  
似同擢遺補皆為當時所予黨事既起善類一空叔似  
累斥逐而及之諂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  
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閨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  
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  
之狀不覺膝屈俛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

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賣尚書  
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嘉定二年拜叅知政事進知  
樞密院事兼叅政兵端開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  
辭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實贊侂胄開邊及守金  
陵始詭計免行降兩官泉州居住嘉定二年卒

梁汝嘉字仲謨處州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入  
官調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守薦其  
治狀擢通判州事加直祕閣歷官至轉運副使臨安關

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徼盜發輒得火災亦息遂命為真加直龍圖閣以稱職擢徽猷閣待制試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累遷戶部侍郎進權尚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聞紿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葵起居郎葵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為汝嘉所賣士大夫以是薄汝嘉汝嘉求去以寶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未幾升

學士知明州知浙西沿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三郡復奉  
祠以歸紹興二十三年卒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風績  
尤著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  
節也胡紘導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疑所生繼  
母之服士論紛紜而後去不可以為孝彼於其大者且  
忍為之則其協比權姦誣構善類亦何憚而不為乎謝  
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為者然慶元之初韓

侂胄設偽學之禁網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諉曰不可也况於一劾陳傅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陳自強鄭丙許及之輩狐媚苟合以竊貴寵斯亦不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才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洽京鎧之伏羲秉禮志信於敵國抑豈無足稱者然栗以私忿詆名儒不為清議所與而文虎草偽學之詔以是為非以為邪變亂白黑以欺當世其人可知也鏗暮年得政朋姦取容既愧

其初服矣况僞學之目識者以為鐘實發之乎士君子  
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為千古之罪人可  
不懼哉可不懼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謹案卷三百九十三第十七頁後八行當風雨雷  
電既霽之餘刊本霽訛濟今改



卷之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吳向仁

謄錄監生臣魏世杰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

會要卷六千二十三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一百五十四

樓鑰

李大性

任希夷

徐應龍

莊夏

王阮

王質

陸游

方信孺

王柟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

冠末等授贊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試  
教官調溫州教授為敕令所刪定官修淳熙法議者欲  
降太學釋奠為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  
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釣敵乎改宗正寺主簿歷太府宗  
正寺丞出知溫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  
令捕數人歸于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  
隸其為首者而驅其從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  
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

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召對  
奏曰人主初政當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然當先  
強主志進君德又曰今之綱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  
以設禁為不得已凡有勦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  
養元氣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並緣為姦多所壅底鑰  
曰簡要清通尚書郎之選盡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  
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  
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刑部言

天下獄案多所奏裁中書之務不清宜痛省之鑰曰三  
宥制刑古有明訓力論不可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  
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  
鑰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歡動宸極嘉王  
日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  
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  
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成聖孝於是上  
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

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  
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別  
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  
祭即廟而饗從之朱熹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  
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閔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  
如俾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  
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  
其持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寧宗受禪侂胄

以知閣門事與聞傳命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  
侂胄轉一官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  
中奏乞留龜年於講筵或命侂胄以外祠龜年竟去鑰  
遷為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尋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至再許之侂胄嘗  
副鑰為館伴以鑰不附己深嫌之侂胄誅詔起鑰為翰  
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  
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訝入朝陞循舊班諦視鑰

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亟首鑰言  
和好待此而決姦兇已斃之首又何足恤詔從之趙汝  
愚之子崇憲奏雪父冤鑰乞丐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  
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  
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  
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鑰文辭精博自  
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其先積中嘗為御史以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又言元豐制六察許言事章惇為相始禁之乞復舊制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僅遷一秩為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為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丁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實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讀而褒嘉

之擢大理司直遷敕令所刪定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  
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議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實  
晉義烏間所築最堅奈何以脆薄易堅厚乎持不可臺  
臣將劾其沮撓不果會從官送北客朝命因俾庶訪具  
以實聞遂罷戎帥召大性除太府寺丞遷太宗正丞兼  
倉部郎尋改工部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  
方相繼皆去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  
去臣所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

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  
賢則國空虛臣所以為之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  
執喪大性復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况金使祭奠  
常引見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  
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臯將為成寧遂為衰成人  
曰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為  
制服其服乃子臯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  
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遷軍器少

監權司封郎提舉浙東常平改浙東提刑兼知慶元府  
召為吏部郎中四遷為司農卿明年兼戶部侍郎出知  
紹興府甫一歲召為戶部侍郎升尚書朝論將用兵大  
性條陳利害主不宜輕舉之說忤韓侂胄意出知平江  
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  
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牲首議振貸凡三十八萬緡有  
奇前官虛羨凡十有四萬五千緡率蠲放不督民流移  
新復業者皆奏免征榷邊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衆

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繳上毀抹左選為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鑑錢重楮輕民持貲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始復業除刑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尋遷兵部時金國分裂不能自存有舉北伐之議者大性上疏以和戰之說未定乞令朝臣集議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

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為名臣云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為諫議大夫其後任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為文精苦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為

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惇頤謚元顥謚純頤  
謚正皆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無權  
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  
默尋提舉臨安洞霄宮薨贈少師謚宣獻

徐應龍字允叔淳熙二年第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檢  
法官潭獲刦盜首謀者已繫獄妄指逸者為首吏信之  
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吏以成憲讞于憲司應龍閱  
實其辭謂首從不明法當奏時周必大判潭州提刑盧

彥德不欲反其事將置逸盜于死應龍力與之辨先是  
彥德許應龍京削至是怒曰君不欲出我門邪應龍曰  
以人命傳文字所不忍也彥德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  
交薦之改秩知瑞州高安縣呂祖儉言事忤韓侂胄謫  
死高安應龍為之經紀其喪且為文誄之有勸之避禍  
者應龍曰呂君吾所敬雖緣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  
書應龍曰高安之政義風凜然主淮西機宜文字知南  
恩州陳自強當國乃舊同舍應龍丐雷州而去召監都

進奏院遷國子博士守工部員外郎進戶部侍郎遷國子司業兼實錄院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守祕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時金主徙汴應龍言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為可慮兼侍講言人主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採之公論李吉甫為相號稱得人而三人之薦乃出於裴垍之疏遷吏部侍郎進刑部尚書兼侍讀應龍在講筵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為卒吮疽事應

龍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將軍得以賄遷  
專事掊克未免多怨上驚曰儂帥之風今猶未除邪宰  
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免侍讀未幾兼太子詹事會景獻  
太子薨請老上不許徙吏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提舉  
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七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肅  
子榮叟官至叅知政事謚文靖深叟官終將作監丞清  
叟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各有傳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淳熙八年進士慶元六年大旱詔

求言夏時知贛州興國縣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火災為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戚里內省黃門恩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為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遷國子博士召除吏部員外郎遷軍器監太府少卿出知漳州為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權直學士

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  
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  
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  
一時也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戰守  
不成而規模不定則和好之說得以乘間而入今日之  
患莫大於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  
姪若婿強壯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糧上曰兵卒子弟  
與名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

與祠歸嘉定十年卒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厚繼闢湟鄯父彥傳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熹于考亭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異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

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  
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  
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  
直擣而我師亦甚僥也上皇尊養時晦不得與平迺駐  
臨安所以為休息計也已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修弊  
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萬倍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  
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  
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

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成臯趙有井陘  
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倚以為國也今東南王  
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輒而弗顧退守幽深  
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且夫  
戰者以地為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  
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  
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順動中原在跬

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  
不為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調南  
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罷吳  
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  
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  
田修種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  
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  
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

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韶柳宗元失身匪人為  
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陞對畢拂衣出  
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院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  
間事從容觴詠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留  
滯不偶云嘉定元年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  
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  
鄆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

珠璣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為中書舍人  
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  
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用大臣言召試  
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諭  
荆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皆辟為屬入為太  
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陛下即位  
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  
庭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

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

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則陛下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為陛下謀會三者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共讒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

才也入為敕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意祿仕淳熙十五年卒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埙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禮部主事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為所嫉檜

死始赴福州寧德簿以薦者除敕令所刪定官時楊存中久掌禁旅游力陳非便上嘉其言遂罷存中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禁絕應詔言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母得輒加王爵頃者有以師傅而領殿前都指揮使復有以太尉而領閭門事瀆亂名器乞加訂正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

討官史浩黃祖舜薦游善詞章諳典故名見上曰游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遂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初即位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尤沮格者與衆棄之和議將成游又以書白二府曰江左自吳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形勢不固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憂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

暇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時龍大淵曾覲用事游為樞  
臣張燾言覲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言異  
日將不可去燾遽以聞上詰語所自來燾以游對上怒  
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  
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撫川  
陝辟為幹辦公事游為炎陳進取之策以為經略中原  
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釁則  
攻無則守吳璘子挺代掌兵頗驕恣傾財結士屢以過

誤殺人炎莫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就令有功愈不可駕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驗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名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再召入見上曰卿筆力回幹甚善非他人可

及除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  
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  
游權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祕書監  
三年書成遂升寶章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  
詩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  
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  
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方信孺字季若興化軍人有雋才未冠能文周必大楊

萬里見而異之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盜劫海賈信  
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使人負  
盜舟去矣乃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胄舉恢復之謀諸  
將僨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覲  
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  
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  
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胄瞿然假  
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

巖書通問于全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赫舍哩子仁止  
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  
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  
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  
時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  
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  
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  
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為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

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訛宗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讎為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況名分地界

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  
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彊弱言之若得  
滁濠我亦得泗連水若奪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  
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  
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  
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  
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  
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

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  
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犒  
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  
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陨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  
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  
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  
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  
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

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  
舌折彊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  
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亟首皆前信孺所指不可者柟  
白廟堂信孺辭折敵首於彊復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  
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  
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尋知韶州累遷淮東  
轉運判官無提刑知真州即北山匱水築石堤袤二十  
里人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匱以退敵

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  
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  
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  
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降三秩再奉祀稍復官信孺性  
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財三  
十既齟齬歸營居室巖竇自放於詩酒後貲用竭賓客  
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王柟字汝良大名人祖倫同簽書樞密院事倫使北死

孝宗訪求其孫之未祿者三人官之柟其一也調通州  
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吳郎并其徒十七人  
獲之獄成不受賞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思繼好  
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績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說矣坐白  
事忤侂胄得臯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柟薦  
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柟歸白其母  
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旃母以吾老  
為念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庫哩等四人列坐問

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對已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耳。又問金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柟雖持韓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詳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柟持金人牒歸，求亟侂胄首以起居郎許奕為通謝使，柟為通謝所參謀官。柟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柟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

事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冉不掩人揚已多之  
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右文殿修  
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致仕卒贈寶章閣待制  
論曰樓鑰渾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媿其先任希夷請  
謚先儒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王質皆負  
其有為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為韓侂  
胄著堂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信孺年少  
奉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冉北歸請錄信孺之功長者

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